



尤菴集 五十五

行狀 謚狀

共六十

^ 16
2410
56



和
2410
60-56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八

謚狀

吏曹判書白洲李公謚狀



公諱明漢字天章號白洲延安之李始自三韓唐李
 茂從蘇定方平百濟因留仕新羅受籍于延 本朝
 文康公石亨以文章功業有名 世祖朝生諱渾掌
 令生諱順長不仕以優老 恩受二品官生諱啓縣
 令是生月沙文忠公諱廷龜以文大鳴於世嘗訟
 國誣 天子感動名聞中國終以德業相 仁祖蔚
 然為中興良弼其夫人禮曹判書權克智女夫人夢
 月入懷中生公於 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公聰明

秀發一似鸞鵠停峙學語便解文字三歲權夫人抱持避兵渡江船敗全船渰死而適獲神祐子母俱免人皆異之稍長詞翰日進肆筆脫口輒驚四座時白沙李文忠公恒福五峰李文僖公好閔皆歎賞延譽如權石洲鞞車五山天輅以詩傲睨一世而見公作嘖嘖稱許自是戰藝場屋必居上游一時輩流皆讓一頭地庚戌成進士丙辰闈大科隸槐院被玉堂錄蓋極選也時姦黨鴟張異己者一皆擯斥而獨於公不敢不推轂焉然朝廷錄文忠公勞超公六品職故如藝院翰林玉堂南床皆成蹉過時論惜之由典籍遷工曹佐郎兼知製教時廢母之議益急百僚咸

造庭以請文忠公與公歛迹不出兇人陳好善等上疏請罪文忠公而公亦坐罷及西事方聳開府諸臣辟書交至公皆辭不應己未拜副修撰蓋以事大交隣辭命紛紜廣選翰墨之士故亦不敢捨公也庚申文忠公朝京公陪至龍灣而歸則委以海西賑事冬拜兵曹正郎辛酉移校理與館僚極論孽臣盜國柄亂朝廷請論如法言雖不用物論稱快壬戌從體府事巡檢三路戎務癸亥仁祖反正草昧蒼黃公以文忠公命詣闕上謁時上未受母后命坐胡床于闕庭公趨拜于前上曰以爾爲校理其與張維同撰教書以告八方公卽趨詣之張公驚曰位號未

正有此除拜可乎遂趨進 上前請改正 上許之
事定拜銓曹郎與長官象村申文貞公欽甄拔幽滯
登崇俊良朝著清肅俄而銜 命宣慰關東因察守
宰賢否明其黜陟生民利病便宜罷行還拜修撰復
入銓郎 賜暇湖堂兼承文製述官漢學教授校書
校理史局撰修郎廳實佐總裁多所筆削甲子正月
逆迺舉兵犯 闕金公溍開總督府辟公佐幕公先
爲體察使韓公浚謙所辟 上兩許之公遂兼管兩
府事以贊機密 大駕南巡到水原 命公與李公
植製進哀痛 教以謝軍民公倉卒立就辭意俱到
見者歎服 駕還坐事罷旋有叙 命由吏曹正郎

陞應教遷司諫上劄請放出光海宮人之在禁內者
毋玷 新化且嚴 內治以杜亂階 上嘉納之移
應教檢詳舍人執義復爲司諫遞拜宗正特陞通政
授吏曹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仍不改湖堂 異數
也一世榮之而公謙退不居政席未暖辭遞還授者
數矣乙丑受 命廉察南方還朝條奏得宜 上褒
答而下所司擇其可行者行之魁文臣廷試特 賜
廐馬有一二名官外託公議以試 上心蓋將以網
打士流也清陰金先生長玉堂峻斥其用意不正因
以激惱 上心 上辭旨極峻公曾在諫院其所論
正在昇穀遂露章自劾仍救清陰忤 旨而遞丙寅

爲兵曹叅議同副承旨兼史局修撰秋奉 命關西
畢使陞右承旨遞拜刑曹叅議丁卯虜變 扈駕江
都 上教諭父老其文亦出公手亂已 上親祭私
廟公論執其儀註之違禮者 上以沽直斥之連疏
獲免而猶不自安於內求出爲南陽府使東吏撫民
寬猛得宜耄艾歌咏已已解歸又入兵曹爲叅議因
遷大司諫獻言以爲君心出治之本原本原不正則
百事無由得正因陳紀綱解弛風俗頽廢宮禁奢侈
下民怨咨之狀極言無隱而終之以慎終之道 上
優答焉復拜吏曹叅議庚午以承旨魁湖堂別製撰
穆陵改葬祭文 上稱善皆有褒賞自是朝有大述

作多特 命公爲之公於通政清要如東西銓副提
學諫掖喉司無不周流至於戶禮刑工皆嘗歷試佐
協庶務投無不宜癸酉坐事罷承旨叙爲大司成
上重其任命勿他遷乙亥文忠公捐館丙子西寇猝
迫國事蒼黃公曰吾雖斬焉在憂服之中不可遠違
行在遂匍匐抵南漢城下城中已戒嚴不可以衰服
入軍門而賊騎已充斥矣公奉大夫人間行與弟叅
判公昭漢單舸共赴江都蓋以江都 廟社所在且
近 行朝可以通問也未幾江都失守公背負大夫
人奔喬桐路遇賊公以身翼蔽大夫人賊捨去到津
頭無船可濟忽遇過去船請急大夫人纔得上船賊

騎追逼飛矢如雨公知不免整敕衰杖並所負神主自投於海忽有回風吹到一船公獲持船索船人引之以上此實天幸而公蹈海之志則自炳然矣大夫人因震撼得疾竟不起權厝於水原之雙阜時舉家傾覆銜恤靡至南陽人不忘公遺澤爭出米穀以助喪葬制除歷職如舊兼副籌司提調出爲江原監司政尚寬裕道民愛戴立去思碑翌年以吏曹叅議召還委以詞翰撰修之任時龍胡在灣上脅致朝廷大僚三四公又使執送清陰公竭力周旋終不能得則請身自當之上義而許之卽拜辭就道龍胡見公儀表心甚敬服先諸公送還以微事就吏用言者

叙復辛巳陞嘉善授漢城右尹移大司諫又移大司憲還爲大司諫因旱災進劄請愛養民力固結人心頻遣御史廉察郡邑務存寬容剋去偏係以爲弭災之道又請委任大臣延攬人才上以爲至論兼藝文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復長憲府遞拜大司成轉爲諫長副學上疏請於備局引對特令儒臣入叅以盡論思之責又請許贖還被虜子女以慰父母之心上采納焉時公將有事于先墓上命該邑發民以助其役冬以都承旨兼兩館大提學成均館事再辭不允壬午由憲長同知經筵擢拜吏曹判書公感激知遇思所以竭誠報塞持衡上下掄選公明從來弊

藪次第改革物論翕然稱之會有奸人被虜究問有
媚意圖生之計誣引公及數三卿相虜遣使拘執而
去窘迫詰問無所不至公不懾不屈理直辭順虜亦
無以罪也遂罰金而歸之甲申 昭顯世子自瀋陽
歸觀 大朝而還公爲賓客陞貳師從行及渡江聞
虜人尚以前事爲言 世子使公勿隨行公旣東歸
處散經年乙酉拜禮曹判書其四月十六日考終春
秋五十一訃聞 上震悼輟朝賻祭如儀同朝之士
無不奔走來哭下至韋布市井吏胥皆咨嗟涕洟曰
賢宰亡矣公和順優餘絕無圭角而英華榮潤暢於
四體豪爽竒偉之氣雖蓋於一世而謙退雍容之心

無間於內外口不言人過惡雖有憾恨之事銷解融
釋切不留于心曲對人言語絕去畦畛樂善好德出
於至誠雖疎賤寒微無不溫言降色是以人皆醉德
如飲醇醪其居家事親愉色婉容有同嬰兒公退之
餘未嘗離側戲笑諧謔務悅其意日與兄弟子姪環
坐娛侍其樂融洩也其事 君也惟以不欺爲義處
臺閣不撓權貴贊廟謨必竭心力莅郡必先安集窮
殘按道要須澄汰貪汚凡在諸曹雖不察察綜理而
事無不舉睦婣親表風義篤厚有季妹不成家業與
之同爨久要之間一如兄弟舍孟詵詩終夕無倦江
都倉卒之際有士友頓失急難之義有同納溝公終

秘不泄子弟強問其姓名則曰吾已忘之矣公長於
爲詩超然自得風格超越不蹈襲前人塗轍自成一
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夫人朴氏錦溪君東
亮女錦溪 宣廟朝名臣夫人姿質秀發儀度閑雅
執筭之日尊章相慶事公三十餘年未見有失色之
時涉獵書史識達古今而掩晦不使人知也丁丑二
月没于旅舍葬于加平朝宗縣文忠公兆次公没而
合窆焉舉四男長一相文科判書兼大提學三代文
衡古未有也次嘉相早登文科虜亂以孝死次萬相
才儁而孝與公一時俱没季端相亦文科官至副提
學其文章學問絕出等夷不幸早世一女適叅議徐

文尚孫男成朝重朝海朝女適金萬均曹憲周元夢
殷者一房出而重朝出後二房鳳朝三房出喜朝賀
朝女適李湊金昌協閔鎮厚宋徵五者四房出而徐
叅議出者檢閱宗泰也余自幼聞公名有同天上仙
人及游京師望見公儀表真如春陽煦物直欲趨前
而薰德也第余蓬茅賤士無由登炙而竊矚也及從
前輩諸賢熟聞公言行云爲其中一段有如著龜者
然蓋公癸亥三月倉卒詣 闕逢着一人則有得得
色及見谿谷張公則執手流涕公每舉以語人曰人
心不同如此是將吉凶兆也旣而果然余每服公見
識之高也嗚呼以公人地遭遇熙運 主知人望極

隆且重蓋將朝夕登庸而遽闕其年未究厥施豈非
天哉蓋公以將衰之齒顛沛之中復值鉅劫毀感崩
隕竟至於斯此舉世之所甚悲而重悼惜者也公沒
後白江李相公敬輿誌其墓其神道顯刻則清陰筆
也發揮引重無復餘蘊此足以千古不磨矣今公諸
孫將請易名於太常氏要余爲狀余不敢辭只舉碑
誌上文字而第錄如右

迂齋李公謚狀

本貫全羅道全州府

曾祖諱漢故任白川郡守

贈資憲大夫吏

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慶州崔氏淑人

贈貞夫人

祖諱仁建故任牙山縣監

贈崇政大夫議

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妣青松沈氏

恭人 贈貞敬夫人

考諱郁故任鳳山郡守

贈純忠補祚功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完山府院君妣長水黃氏淑人

贈貞敬夫人

公諱厚源字士晉後以士深行系出

璿源

世宗

大王別子廣平大君璵是公七世祖是生永順君溥

永順生清安君嶸清安生定安副正千壽是爲判書
公考永順策勳登第其賢比之河間東平云副正公
幼以至行聞自判書公以後則屬益疎已致同於他
姓贊成公有弟曰峒隱先生義健德茂行修師友栗
谷牛溪兩先生一時名公賢士無不推重議政公旣
從峒隱學又其才譎卓異其甚少時人以真度支稱
之黃夫人長溪府院君廷或女翼成公喜之後以
皇明萬曆戊戌八月十一日辰時生公于江原道楊
口縣方山之寓舍議政公見而喜曰術者謂耳白於
面者必有大名是兒其將然乎稍長從洪相瑞鳳學
洪之母夫人能文有識鑑見公詩表諸作謂洪曰是

秀才必遠到洪公遂壁記其所作公嘗曰吾生而羸
弱先人不教以書年十餘始受學後從鶴谷洪公學
舉子業十九委禽於沙溪金先生之門婦氏曾被養
於其族人人家饒甚析著以與之公聞族人子有
言卽令婦氏歸其券不取金先生喜曰爾今已如此
他日所就不可量也丙辰黃夫人沒己未荐遭議政
公憂毀至危身沈一松喜壽每勉以終孝疑文變禮
必問於金先生先生每稱其善問服闋廢舉子業仍
從金先生學禮書光海君戕殺同氣幽廢 母妃上
貳 天朝下毒百姓 宗社岌岌無朝夕之需公自
以宗支世臣不勝憂憤遂與趙公涑趙公滄李公更生

等諸同志密議匡復癸亥三月遂從昇平金相公塗暨洪相公瑞鳳諸公翊戴 真主以扶危亡事定卽出廣州舊居蓋公初志只存 宗祀而不欲居其成功也朝廷超授六品職差錄勳都監郎公自以冒偽者多而力不能防制遂免去旣而策勳三等 賜奮忠贊謨靖社功臣號力辭不得冬拜奉仁縣監時議則始欲處以要職而未果也 陛辭 上賜酒食鹿幣甲子正月李适叛公募得壯士三百疾馳赴難李完平元翼聞之啓 上以勤王最先 上逆賜表裏以獎之公在道巡察使差公中軍俾領列邑軍兵千餘時 上巳南幸公迎謁於漢水南 上按轡勞問

仍令扈駕南下到水原府夜已深 上尚未進食而衛士多道亡賴公周旋僅供蕪羹之進而公所部士卒獨不離次故宿衛亦以粗備焉以 命馳還湖南將益發兵糧而亂已定矣以勞陞資乙丑四月入朝參會盟宴秋棄縣歸公在縣以吏民纔脫塗炭一以撫摩爲本而兼舉教率之典四境各置訓長聚秀民而課業饗高年禮孝子勸農鍊卒抑強扶弱凡所施措置水不漏惟務盡職絕不要近名此公前後居官之規度也張谿谷維以繡衣廉問湖南以所聞治行極稱於金先生丙寅差戶牌郎廳未幾病免了卯春建虜入寇摠戎使李曙啓請自從公馳檄遠近募

得兵糧甚夥李公嘗曰匹馬出去生有於無可謂才矣時大駕幸江都兵罷入行在扈還夏銓曹擬慶尚道都事以公格不果拜時公久歸廣州庄舍戊辰正月三日竹山人黃縉許選來告柳孝立逆變甚急而氣竭不得詣闕公與仲兄厚培疾馳入城以告于勳宰遂部分所司悉捕逆黨論功錄公三等會以臺啓改正只命超叙俄拜丹陽郡守復與會盟宴上錫賚便蕃郡多山水之勝公每公餘輕舸匹馬飄然獨往探賞無不到五歲罷歸歷漢城庶尹安山郡守甲戌爲益山郡守在安山時杖勳宰奴豪橫者勳宰之子時爲方伯故見罷益山近全州公屢攝州事

全人素驕悍雖真府尹莫能制公號令嚴明吏民莫不震恐而鄭畸翁弘溟比郡爲守每事咨焉乙亥有增廣別試公取丙科及第以勳臣取第國朝以來僅三人而公居一云上優賜宴需丙子洪相瑞鳳清陰金公尚憲以通達世務奉公剛果薦公於朝俄擢拜持平旋以親嫌遞時黃監軍孫茂以帝命至公差接待之任公時不樂進塗故以公格自枳則諸公亦曲爲之地而連拜文學掌令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邊遽至十四日又報賊已過松都公急請亟發諸衛兵以逆之雖不得挫返其鋒相難之際車駕可

以過江而西矣且請西路諸帥之罪自闕下歸家

辭別伯氏僉樞公扈 駕到城南門則賊鋒已逼西
郊矣 上止御城樓公與執義蔡裕後直入 前請
亟治大將申景禎畏縮之罪 上既迴駕入南漢城
體臣密建乘夜跳出之策公微聞之卽與修撰金益
熙力爭以爲不可躬蹈不測之地以冀萬一之幸且
盡棄百官三軍將安所止定耶不聽晨夜 大駕向
江都自南門還入遂定城守計公以掌令兼督戰御史
啓論都元帥金自黜安坐堅城以賊遺 君其罪當
誅 廟堂恃和遽收徵兵蠟書失計甚矣又入對言
此城實天險請堅定 聖心固守以待外援二十七
日廟堂議以 世子強副要質以却其兵人心駭

憤公同玉堂諫院極論廟堂之罪虜又迭文字以招
諭爲名廟堂草進報書甚恭公獨叩 閣爭之曰虜
人之醜辱已如此必將轉加一層毋寧得正而斃矣
君死於社稷臣死於君復何憾乎 上曰予意固亦
如此而姑以探試於彼爾城圍益急 世子自請往
赴軍前公又與同僚固爭且曰此後虜有不可從之
請而使臣若不能以死痛拒則請加以無君不道之
律旣退 痛哭幾絕同舍皆泣不能相視已而虜又要
斥和臣以古心廟堂且將應副而四壁軍卒又來逼
行宮露刃以促之公同三司力爭而不能得清陰金
公桐溪鄭公蘊以下十五人皆將不免公又與若而

人爭於廟堂曰縱不能全拒其請何忍盡將名流以
投虎口耶廟堂遂只以尹學士集吳學士達濟出送
丁丑正月三十日 上幸虜營于三田浦公哭送於
城門二月二日入都城起居 上虜以 世子北去
公隨 大駕郊送之遂合啓論江都任事臣金慶徵
李敏求張紳姜昕申景珍誤事之罪及論帥臣金
自點申景瑗沈器遠尹璠並諸道主兵者不急 君
父之危多蒙 允許又請毋罪斥和臣以扶元氣前
後論啓公持之甚力時宰患之出公爲湖西賑恤御
史而遞憲職拜司藝俄遷掌樂正夏錄南漢勞陞通
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以久未還朝卽遞拜戶曹叅

議五月復 命公在湖西得米粟幾萬石以濟都民
及尤被兵殘之邑又訪民瘼二十餘事又疏論曩時
逃潰之軍使之入布以贖師律之失當甚請以代京
上番軍而加其朔數庶國法稍行怨讟漸消亦克壯
扈衛之一助也六月求外得光州旣至戮丙丁將官
之首倡逃潰者激賞卒伍之終始從軍者沈器遠時
以大官配隣邑脅州人爲奴請公執送公不許則其
從者私自縛去公卽收其從者重究之器遠雖恚甚
亦無奈也未幾賊臣李娃以暗行御史屢至州境窺
伺無所得則還啓以刑杖過濫遂罷遞挈家到連山
則金文敬公集雅相愛敬爲掃一室而館之晨夕講

說相樂也文敬公忽以庶弟被逮入京待罪公遂盡室還京己卯除同副承旨轉至右承旨俄授水原防禦使相臣白其病難任劇上特命改差而仍以賢且才獎之秋由兵曹叅知出爲忠清監司秩滿特使仍任俾訖賑政公奏請常賦之外不緊貢物並行住催逃故絕戶之逋負量加蠲免又言營將革罷之後軍政尤疎鎮管守令多是白面書生一朝緩急何以得力凡所施罷之請雖多被廟堂沮難而其及民之事亦不貲矣公常以爲我兵長技無過烏銃遂增定銃手爲三千以爲歲廣之漸而又設局造銃逐人授之使之居常肄習又下其事於兵水營及列邑使

相灌輸而營帑之蕩盡於兵火者粗復舊籍湖西人數前後觀察之賢者公必在其中有一右族醜惡彰聞公盤問得實然後杖殺之金吾入其妻登鼓之訴將行考覈公上章辭不許復特命仍任勿遞及臺諫有言則上又以剛明有才盡心荒政慰寵之然公不能安辛巳二月力辭得遞自掌隸院判決事移兵曹叅議復遷右副承旨陞右承旨乞解職營殤子葬上特破格許暇俄又許遞其職以便其私其後復爲承旨或爲兵曹叅知戶曹叅議蓋公前後爲承旨者二十餘而上雅重兵刑二房之務故公常在兩房而出納刑獄者尤多也嘗因對進言曰鬻爵募

粟雖出於不得已而亦不可濫及崇班黃腸斫伐之役爲上流巨弊大君赴燕支費不貲請並加省定且鄭蘊忠節卓異宜有追典趙翼無罪久廢宜可舒究上多從焉壬午十月拜司諫院大司諫先是 朝家欲於 皇朝密仲舊義略有事在而爲虜所得虜將龍骨打等以 世子來住境上將鈞詰主事人並請兩司長官故公特膺是除從諸宰往將行 上別有勞賜旣至 世子賜酒食慰問甚至事旣解還朝復命仍辭職不許癸未正月以左承旨特陞嘉善拜漢城府右尹封完南君公乞免甚力而 寵諭有加移大司諫論韓亨吉以賓客從 世子多失人臣禮申

得淵賣國圖生爲清人所鄙其罪皆不可赦又汰去倖官十餘人及內三廳之濫授者又劾武將李時英等數輩蓋時權倖壞弄朝政日紊公慨然獨持風裁不避謗議時論倚以爲重兼典牲提調備局有司堂上 國家以江都保障重地秋拜公爲留守先是府屬船隻益盆皆爲諸官家各衙門所占軍餉儲待爲一國最而多不能鈎校故守吏恣其隱沒而莫能問其在亡公至則痛加變革俾可久遠無弊凡所以綢繆陰雨之計者靡所不用其極公爲政三載倉庫充實籍外有米豆千五百石而嫌於希賞只留籍而不上聞甲申沈器遠與李時英等謀亂伏法其徒有

謂器遠忌惡公特甚使其腹心首將除去云累擬諫職銓曹及史局之任而以別都之重不果遷乙酉秋始遞以戶曹叅判拜大司憲 上將處 內殿於別官公合啓力爭 上嚴旨特遞翌年三月始除刑曹叅判兼副摠管九月 陪祭盟壇陞嘉義以副价報謝虜庭而還丁亥拜大司諫都承旨皆辭遞自兵曹叅判復長憲府請革諸臣憑籍權力冒受爵賞之弊朝貴多恚怒者然自是仍爲絜令稍有防節已而以本封承 命安胎于湖西蓋時 孝宗大王已陞儲位而曾有 元子之慶也時朝廷有料理蠲賦之舉公既歸以備局堂上與其議以爲今日之議上下各

持兩端而皆不適宜與小利而開大弊名於惠而實於苛既力爭而不省則又設爲問答上數千言然時政日就紊亂公不樂在朝遂丐外爲咸鏡道巡察使北俗獷悍犯刑如飴甚者至於全昧天顯公戮其尤甚者其輕者用次律然後刊布小學書以教之有善必褒以勸民俗而簡鍊卒伍之法尤盡誠心仍條具弊癘五十餘事驛聞變通未幾物情洽然李白江敬輿時謫三水極稱其清嚴明鍊己丑 仁祖大王昇遐公瓜遞未及歸拜刑曹叅判明年庚寅 孝宗大王之元年也正月始還朝拜都承旨以親嫌遞還刑曹時有淫烝之獄出於大族朝論互相左右公核其

情狀事遂歸正入對 一命進前問以北事二月改
兵曹時 上頗棄舊時濁亂之徒而眷注金清陰諸
賢以爲內修之規金自點使其徒密以告於清人亦
送 長陵誌文蓋誌文不書僞號故也清人大疑之
遂以兵壓境而使者數輩至將詰問虛實公議於當
路起廢一重臣往迎周旋事遂解自 上嗣位之初
兩司已請自點罪及聞虜使至大小震怖爭欲慰安
自點冀得紓禍公爭以爲不可時諫官趙公錫胤李
公弘淵意與公合論之益急 上遂命自點付處而
並出其二子于外尋命公迎勞虜使浦渚趙公翼以
公諳練事務誠心憂國此時尤不可遠出遂啓留之

方朝廷講議誌文之對或以爲當亟成別本刻其年
號以示之公曰我國之事欲秘而彌彰別刻之舉彼
無不知之理惟當以從前誌文不書年號爲言矣且
彼人舉措例不淺易果若詰問則是將真起兵端豈
以我分疏而止哉或傳虜欲動撓 先陵巡衛以驗
之爲將奈何公曰事至於此則一國 君臣當有死
而已更有何策羣議遂定虜使果不提三月兼司
宰監提調同知義禁府事俄拜大司諫時俞公棨等
以嘗議 仁祖徽號忤 上意有竄配之 命公於
筵中力陳其無罪及 上怒言者有嚴批公引避自
劾旋拜大司憲都承旨時虜使以義順公主北歸謂

上親當郊送公力言斷不可從復自兵曹叅判移大司憲請加自點之罪其略以爲自點罪已貫盈不可付處而止其前後負犯不欲明言顯議者不無其意云云蓋自點凶謀幾覆宗國而賴聖上沉機睿斷北使只以昏媾之議收裹而去自是人心益以駭憤爭相頽齟而上以其勲舊終欲保全公力爭月餘始命遠竄以兼經筵入侍講舜典至明四日達四聰公曰此舜之所以爲舜也目今始初清明視聽雖無壅遏必須終始如一然後乃可追踵古聖矣又舉而難壬人曰壬人不絕善人必去必無彼此並立之理矣上稱善公又言臣在北路詳察六鎮之

弊六鎮距京師絕遠大小事專決於兵使其所係不輕請重其選而復設評事極擇近侍以充之庶幾有憚壓之勢也時大臣建大同之議蓋本朝略放禹貢之制於田賦之外有任土之法隨產上供謂之貢物行之既久弊生不貲故大臣獻議欲令民只出米布自朝家便宜區畫則諸弊可祛公以爲此事驟而聞之雖甚可喜而徐究利病則不無祛一弊起一弊之慮且多取之而有贏則有苟利之嫌少取之而不足則有闕用之患不若仍舊而講去泰甚之弊矣初申冕以附麗自點不容於清議至是叙復舊官疏語陰慘正言李尚真舉劾之而大司諫閔應亨正言柳

道三右冕甚力公是尚真而請遞閔柳又論翰林申最趙嗣基等上不悅至下籍人口之教異議者乘時侵撓公再啓自列略曰所謂籍人口者權臣之所爲也殿下何得以此輕加於臺諫乎若是者殿下獨不籍臺諫之口乎仍力辭得遞先是中外章甫請以文成公栗谷李先生文簡公牛溪成先生從祀文廟嶺南人柳櫻等投疏誣毀大學生削其籍旋又付黃付黃學宮重罰也嶺人居泮者皆散去而嶺之一道生徒又不赴舉大臣有欲令大學生去櫻黃以慰之大學生不從然大學生亦不自安而捲堂退去矣公入對曰使櫻終有改悔之實則大學自當解

罰矣此事惟當付之士論朝廷何必預焉若令解之而大學不從則徒損國體若惡其不從而罪之則必至於摧折士氣也上拜公大司成俾諭大學生還入則大學生不肖上教曰此輩獨不居四境之內乎公與同僚上劄陳祖宗優禮士子之道上乃遣承旨諭集諸生諸生承命而復上疏以激上意上命還給其疏諸生又捲堂公入對請還入其疏批下不聽公又請殿下毋憚爲士而屈上曰聖廟空虛諸生終不還入則予當親往守之予嘗亦入大學師生之禮定矣豈不賢於諸生乎卿第往諭之公曰必有明旨然後可奉而宣諭矣屢請不

答既出又以疏申前說 上終不許而又有偏護儒
生置予何地等語公遂辭遞大司成以勲封兼春秋
館事與修 仁祖實錄嘗請於 上曰古人云欲法
堯舜當法祖宗今 實錄纂修時抄出可法者以備
乙覽則豈不勝於他書乎 上深然之卽命施行而
竟爲大臣所格未幾入侍陳俗尚奢侈之弊仍請前
頭 世子嘉禮宜從儉約以爲下效之地 上稱善
後又進曰閭閻侈習皆自宮中流出也 上教以宮
中無是公曰以士夫家言之家長容或有未知者仍
舉一相臣故事以證之復拜都承旨時咸鏡道儒生
請以李成二先生從祀文廟被 嚴旨又以事切責

大臣公入論二事之失曰人主一言興喪係焉傳之
四方書之史冊非細故也 上以士夫崇酒遊談爲
憂公對曰昔趙光祖當國人莫不飭勵改行李珥成
渾之時亦然人主崇儒之效如是矣今若宿德儒賢
在朝豈敢扶醉道路談戲廢事如此乎未幾以病遞
而復入間爲兵吏曹叅判兼承文院提調辛卯正月
有虜使先聲特陞資憲階使攢于境上前數月趙公
翼論嶺疏之邪嶺人投章醜詆則 上以大臣不正
爲批趙公遂至去國公於 筵席從容白 上曰文
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 先王初服卽有從祀之議
矣今京儒一於尊崇嶺外一於侮辱自 上不分是

非徒欲調停則是愈往愈激矣今番嶺人既自謂儒
疏則雖難於峻斥然至以大臣不正爲 批使彼輩
增氣此豈所宜且既以不正斥大臣而又遣史官勉
留恐非誠心敬大臣之道也夫所謂不正者小人之
稱也大臣甘心而不去則豈得爲大臣乎且當初以
請去柳櫻付黃因致紛紜曩在廢朝時鄭仁弘誣詆
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大學削其名廢朝大怒
欲查罪其主張儒生而大臣爭之故竟不果焉李偉
卿首發廢 母之論嚴惺以四館停舉而廢朝亦不
能強解雖在昏朝清議猶行終不敢力制矣 上曰
卿言是矣嶺外之不赴慶科既甚無據而大學之屢

次卷堂亦殊不可且以予爲謂趙相爲小人則非予
本情矣然予亦悔此言之失也公又曰李成兩賢之
誣始自鄭仁弘竒自獻此一二小人之私狠也然尊
崇敬服實舉國之所同則此當爲百世之定論也且
兩賢學問道德之實自 上不可不知也 上曰兩
賢之爲碩德名儒予豈不知但以從祀是莫重典禮
故欲姑徐以待而輾轉至此不幸甚矣蓋公雅被
眷重故當 上意激忤之日而猶從容酬酢如此上
章屢辭 新命 上批曰卿才敏捷智慮周詳允宜
寵擢况今國事多艱憂虞溢目此正忠臣志士竭智
展才之秋速出前往毋誤事機遂 牌招賜以藥物

而遣之在西時拜漢城判尹自是連拜刑工曹判書兼實錄都廳堂上知春秋 經筵禁府嘉禮都監及內局等提調或爲大司憲皆辭或許或不許再爲赴燕副使皆獲免其十月復爲大司憲時臺諫因論救趙公錫胤等忤 上旨引避公請命出仕 上愈不悅公遂自劾 上乃下溫批曰卿之愛予縷縷至此可不嘉納焉然猶罷錫胤職正言李慶億爭之 上以慶億黨錫胤命北邊安置而又下王府勘錫胤之黨又有量移金自黜之 命公率諸僚力爭有一守宰與吏人同爲姦罔之謀後事覺則專諉吏人吏人獨死公察其狀請更加究核且論刑官議讞之失是

歲公三爲大司憲其十二月復拜則 上以鞫逆之重欲委其出入也蓋王子澂之母趙與金自黜表裏潛圖不軌而自黜孫婦又趙出也凶謀尤著 上以至親故不忍一斷於法公雖以獄體引正不撓而至 上教懇惻則又必將順以成 聖主屈法伸恩之美故趙之子女至今全安焉洪茂績任義伯李尚真李回寶諸人以嘗論自黜及其腹心至於擯斥公入對以爲此四人皆有炳幾逆折之功不可無褒賞 上卽允之壬辰正月拜戶曹判書連以 溫批不許其辭以鞫獄勞加正憲 上以駙馬家所訴欲遣內司人驗察外郡公力請還止只令道臣查啓四月 世

子入學以賓客陪從禮畢疾作辭 上問以醫藥又
屢辭 不准最後承旨朴長遠入侍 上問公疾差
劇仍曰此人慈詳盡心國事今病如此甚可惜也遂
許遞公在地部數月勾校之密區畫之宜大爲吏民
信服大君入北貸用白金於清人公言弊將難言請
加禁切再爲大司憲改漢城判尹九月 上拜 健
元陵公以禮曹判書贊禮乞暇浴平山溫井 兩宮
皆給藥物又 令乘傳旣還又兼史局堂上與主文
之人終始編摩焉時有一訟官妄度 內間意凡訟
涉內司者一屈輒繩以壓公之律編配狼藉公入白
以爲國法凡訟必經三度然後罪其曲者今若一屈

而遮蔽其罪則不惟輕棄令甲蒙罪者必以爲 國
家威脅下良使不敢言其累 聖德深矣昔盧思慎
爲相時推還他人所占臧獲其人來訴無他手指卽
焚其券與歸之至今以爲美談今奈何以堂堂 國
家顧爲一二奴婢厚招良怨乎 上深加聽納又言
嶺南加德舊鎮爲官家所占海防候望之地決不可
如此 上亦命還舊祭已春病辭 批曰卿職主管
教士交隣故欲久任責效豈可輕遞乎俄兼成均館
事嘗以災異諸臣各陳消弭之策公曰毋事文具務
修實德政令施措必當於理好惡喜怒毋任其私又
曰言路不可不廣而如趙錫胤之才學以言廢斥豈

非可惜之甚乎先是士人李峻成其田宅被奪於內司而反被內司之誣逮配遠地公前已白其冤狀至是更申其說得蒙原赦倭人請得書籍及禮器樂物諸件公以爲關係乘輿物者不可輕許只宜考證家禮造給深衣幅巾等因又言彼雖夷虜旣與交好則不可狎侮在我宜用誠禮請往來文書無復胡寫所送物件無復苦窳而本曹與戶曹郎同其看審毋復只委下吏又令東萊府官更加審察以防中間奸僞之弊 上極以爲是使之仍爲令式公又建議以爲太廟樂器倭亂後權減者多其存者亦頗無制請依禮改造而其數并宜復舊事竟不行時本曹吏犯禁

者賂禁吏得免公一日見李都憲一相偶及之都憲稔聞其弊遂究詰之掌令徐元履以私囑憲官推治禁吏發簡欲推公爲僚議所格遂費辭引避都憲及執義成台者掌令郭之欽持平盧亨夏等皆據實以明其誣元履又投章力詆 上特罷公職都憲以下相坐削罷者至八人政院臺諫爭之皆不能得最後正言金壽恒上疏訟之曰李某一生剛果不通關節通朝之所共知夫囑臺官罪禁吏雖稍知畏法者亦所不敢况某以秩高重臣乃爲一下吏爲報復之計哉臺閣多官一時斥退已非 聖朝之美事况某平日受 知最深今因一事而致疑遽斷以蔑法之律

不亦有乖於推誠待下之道乎壽恒又被 旨去職
公卽出廣州墓下仍築小齋先是 上有李某迂濶
之教遂取迂字以扁其齋友人宋時烈爲之記以叙
其榮貌 上教之意俄而蒙叙以史局勞陞崇政兼
帶皆復其舊累章祈免皆不得 命會聞有拜 陵
之舉遂以刑曹判書入京謝 恩旋乞暇焚黃承
命將奉安寶錄於五臺山臨行病作 上命毋行十
一月拜吏曹判書會奉使別都且行且辭及還復辭
適有上變事者不敢復言病乃出仕翌月行都目大
政故事臺官於大政後例行糾劾以去僥冒 上恠
問曰今番臺官何其寂寥乎臺官至於引避而終不

得一人可劾者物論咸稱其注擬精當甲午五月
上命與太學士蔡公裕後同修 國朝寶鑑續錄已
而事竟寢六月大政當前而有一二注擬不概於相
臣者相臣啓 上皆行格正而仍峻詆請推公公自
以罪名之重不赴備局之會相臣益怒入言於 榻
前仍自請解職公遂告遞旋拜禮曹判書又力辭
上批愈溫時癘疫熾發人民多死公建請遣官設厲
祭又令中外結涼幕給米益及藥物以濟之又令醫
官纂集治方 頒賜中外以故所活甚衆又言各島
厲禁處入田者多又被諸官家所占以此船材日耗
矣 上卽申禁令有建改定貢案別刷奴婢之議者

公各設其難而持之貢案則事竟不行而奴婢之刷其弊一如公言然公實亦勾管故賴公逐旋通變其與民者多矣乙未春奉使南下仍察安興島設鎮形便未復 命復拜吏曹判書公請辭甚至 御批至曰是予禮有未盡而然也令人愧歎公遂黽勉出謝嘗入陳安興事相臣言其不便 上不聽遂城安興公在途時軍民所訴一皆收取至是俱以陳聞 上曰周爰咨諷使臣之職微官尚然况卿乎卽令備局覈處又力陳泰安牧場事盡還之居民泰安人稱頌不已而廟議全委公以舟師之責公乞免 上不許仍歎其衰謝之甚公悉按船籍得移屬他衙門者二百

餘艘且請選擇的當人員以爲御史周年巡閱又被對言各司及內司奴婢之弊並請寬恤以慰民心又嘗言先賢清白吏子孫雖有收錄之典未免濫雜之弊請加詳節俾爲恒式又言 世宗朝用人不拘官品惟賢是視今日亦須有陞擢之舉乃可以周旋注擬矣後又言今日教養無法故士習日偷宜極擇生進之有行誼者以爲教官而幼學則姑試之權差官視其實效然後仍陞實官而切勿苟克以委教導之責 上皆可之 上有 陵幸公差別雲劍將隨駕而疾作辭時公猶帶內醫院提調 上曰卿宜留直本院幸還之間謹候 慈殿安否可也湖南儒生

丁督等與營將相校因被拷訊時 上怒甚刑曹判書鄭維城以緩刑謫配而苦手者亦被嚴訊公陳其不可俄有別薦人才之 命公就諸公薦劄中抄拔其尤者二十餘人以備除授大政後又辭 上曰天災孔慘國事多虞此時捨卿誰倚哉古以股肱心膂稱大臣此語於卿亦可用也人以此知 上有大拜之意矣公進言比日天怒民怨俱極可畏督捧科穀推刷寺奴凡係苛擾者並宜疾速停當又因延訪對上曰今之進言者雖未必一一可用亦豈至一一不可用哉李景奭金壽恒等所陳皆善其所謂聽所不聽之言用所不用之人行所不行之事者皆是好語

苟能如是而漸改前轍則人心胥悅災異可弭矣武臣南斗柄而陳鎮堡變通之意 上特諭公曰此事卿可任之也時相臣力攻安興事至謂公爲誤國公入言曰宜遣御史更詢利害果如人言則即可停罷臣既被誤國之名亦豈敢恬然乎 上曰昔金宗瑞開六鎮時得叛逆之名而卒成其功卿須安心以宗瑞爲法也俄又以事被玉堂之斥 上慰諭尤至公竟自免去拜叅贊先是趙珩等將使日本 上命買琉黃等以來公建白以爲必有後悔島主果因此恐嚇無不至又要奪其所買琉黃前後書契語絕悖慢島倭又因是諉以往詣關白所其跡甚秘東萊府使

韓震琦以計鉤得其實狀密啓馳聞 上嘉之將賞震琦公曰虜雖狡詐我則當待以誠信今若以密鉤其情褒美邊臣則非惟有煩聽聞亦非以義胥誥之道也 上深然之卽不行震琦賞移禮判有言書筵官稱臣於 世子非古蓋自光海監撫時始也公引漢唐故事及五禮儀以明其不然 上將爲 慈殿就闕內西偏營建新殿公言此議讒罷復起豈不駭惑人心乎 不聽八月陪幸 光陵贊展拜禮丁酉正月兼判義禁府事二月遞禮曹復移叅贊又因災異入言消弭之策不待他求只在人主之一心又言方今良多失業怨咨徹天此其召災之由也 上曰

何故怨咨如此耶對曰 殿下近日所爲動拂人心不可枚舉唯在 殿下惕然改轍而已又言今番推刷奴婢之時抱寬無告者特加疏洗則未必不爲弭災之助也 上感公言事得少緩 上又問營將便否公曰彼營將設或真有實效民之怨苦如此則亦可變通也然諸臣之所陳皆是事爲之末也古訓云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今 殿下燕閑之中凡其所惡於心者一切省治則上天雖曰高高豈無感應之理乎時外間傳言 上於後園或有馳射之時公因言曰昔寇準讀霍光傳而有所悟曰張詠使我讀此者其爲是也臣亦願 殿下於萬機之暇一覽朱子所

撰陳俊卿行狀則其中必有惕然省悟者矣蓋陳公以宋孝宗親御弓馬而致弦激之變故上密疏極諫以爲臣知陛下非有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俯而從事於此以激士氣爾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使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震疊於千里之遠矣尚何待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公欲以此警動上心而難於公誦故如是宛轉矣以左叅贊錄推刷勞加崇祿階推刷之舉本非公所欲三劄力辭其語甚切

七月復拜禮判有道臣馳啓書院之弊公覆啓以爲鄉賢之合於廟享者宜令各具行迹陳疏上聞然後聽立廟宇若其私自創造者則一切毀撤而罪其首倡者其守直之戶亦宜裁定其數上允之又啓言舊例王妃父母喪葬時皆無望哭之節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請自今定爲令式而行之上嘉納焉九月擢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完南府院君兼領經筵春秋館事承文院都提調上劄固辭上褒諭甚至有曰卿之才德實合輔弼豈可一向撝謙以遣時日乎時上有拜陵之行遂拜命扈駕還卽上劄辭舊日兼帶以讀卷官取舉人以宗宰

陪 上視學是後連以疾未赴朝會累章自列 上
輒以醫藥慰諭焉其後以沃川人全彭齡院享獻議
曰當今享祀之濫實爲痼弊而如鄭介清郭詩全彭
齡士論之尤憤鬱不平者彭齡事臣亦聞之熟矣今
贊善宋浚吉居在其隣鄉以耳聞目覩之詳備陳於
筵中一方士林之公議可見今依郭詩鄭介清例並
令毀去允合事宜又獻議曰 光廟嘗下教言朴彭
年等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 聖祖微意可見矣
且于謙死於 英宗皇帝復位之日而 憲宗皇帝
復秩祭墓 孝宗卽位亦贈官賜祭又許立四忠祠
於杭州雖以我朝之事言之 太宗大王褒贈鄭夢

周而獨彭年未蒙 國家寬大之典今依筵臣說聽
其鄉人之立祠恐無不可也又以雷變請停 慈殿
饗儀又請從臺論以正鄭之問之罪蓋之問在光海
時以悖逆之說加於 母后故也時諸大臣所議或
有異同故惟全彭齡祠依公議撤去時公以病久不
能視事戊戌正月呈告乞免 御批曰此何時而卿
以勲舊大臣固辭乃爾乎予方仰成之日卿意如此
若涉大川無有津涯予將疇依須體至意臥閣論道
佛時仔肩數日又諭曰欲於再明會議民事卿疾雖
未快差日氣和暖似無添傷之慮未可強疾進叅乎
公猶不能承 命遂遞付本封公自以病不能奉朝

請戒家人不受常祿 上每令該官輸送亡何麟坪
大君卒 上欲親祭臺諫以故事爭之 上怒曰凡
事一用故事則打圍亦故事也須卽講定其節目予
將行之公爲 上言打圍雖是故事然激怒臺諫而
爲之豈非未安乎 上感悟遂不行打圍有言大學
於食堂以色目分坐甚駭瞻聆宜令齒坐以矯其習
公議曰大學序齒之規始於 中廟朝然只行於下
齋故時議欲並令上齋行之其時學職李後慶宋世
珩等皆以爲可獨成世昌非之其議遂止逮 宣廟
朝先正臣李珥建議行之旋卽廢去俗習之難變如
此矣夫大學是明倫之地而長幼又五倫之一若令

斷自今始以齒爲序非惟俗習可祛亦可救其以類
相從之弊七月復拜右議政 上敦勉有加時 上
疾甚公不得已入謝仍請 上候復常之前宜令
世子叅決庶務又請至月令薦 廟天鵝依大明集
禮代以鷓鴣以除民瘼及遷就苟簡之弊蓋天鵝一
頭米至八九十斛而時又不得則代以已薦之生鴈
故公欲以易求者易之而不果行時贊善宋時烈陞
吏判公引柳眉菴希春金清陰尚憲例請令仍帶贊
善俾出入書筵 上疾久未已公日趨 起居班自
是感疾不得仕進又因雷變乞策免十二月章十二
上始許遞翌年二月 上謂諸大臣曰久不見完南

其所患如何後復 宣召亦未赴 上遣醫診視且
送藥餌御膳五月初四日 上上賓公赴闕哀臨自
是日以至今 上登極皆要扶趨班朝家以故事差
公赴燕使公雖明知棄 命草間然方促裝爲前進
計 上審公病狀 命改差六月鏡城判官洪汝河
投疏詆公以褊愎誤國公再劄自劾乞賜譴責 上
慰諭特甚大臣與儒臣同辭白 上曰誤國是人臣
極罪自古小人之陷君子未嘗不以此爲名今 新
化之初此尤不可不明辨也臺諫姜裕後呂聖齊等
相繼論辨時政院以汝河疏有違格者令改書以入
上曰其陰慝之疏仍可勿上也玉堂亦將上劄託故

而止諫院啓曰汝河之疏諸臣已備陳於 榻前
殿下又以陰慝爲教然大臣旣無故受誣則玉堂明
白陳列乃其職也論議歸一之後遽復寢罷終爲無
據之歸矣於是玉堂多官皆遞免時 山陵卜於水
原公雖方引咎不已而以事體至大不敢終嘿上劄
力爭之蓋尹善道以風水術謂水原最吉 上入其
言公以爲徒信術人輕犯五患撤去 國家一大關
防是不可之大者請於 健元諸陵之內更擇吉地
可也旣又登對更申其說諸大臣亦言其不可事遂
已十月扶出郊班哭辭 廡衛下玄宮時又望哭過
虞乃還私室庚子正月聞外親訃哭泣素食侍者諫

止不從自是疾益篤謂子弟曰吾受 恩累朝未能
報稱以是爲恨若夫死生之際則意思安閑了無所
顧靳也惟望汝輩勤學自立以報 國家耳二月四
日疾頓革屏去婦人悉還所借書籍寄言於親舊同
春宋公浚言來問疾命加冠帽與之言談無異平昔
宋公出外復邀入與語時事其日未時遂卒卒時冥
然如就寢焉 上遣醫藥及門而復者已升屋矣家
人進遺疏略曰臣今將死矣無復可言惟以受 恩
三朝報蔑絲毫爲媿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假續息
庸瀆 宸聽臣伏觀 殿下自御寶位 聖德日彰
中外胥慶一此不已國其庶幾臣當歸報我 先王

矣 殿下益盡聖孝於 東朝此外則必以勤學好
問納諫諍嚴宮禁公視聽辨邪正慎天戒恤民隱八
者存心力行而又必以脩身進德爲本臣氣已昏短
不能鋪陳但條列其目如右又曰足食足兵聖訓炳
然然務精不務多亦有古語必須稍加裁損方無難
繼之患如蒙 採納臣死且瞑目矣 上覽之教政
院曰新喪元老予用痛悼繼有遺劄而懇懇之忠溢
於辭表可不書紳而服膺焉輟朝三日吊祭賻庀如
儀士大夫莫不嗟悼齋浴而士類尤歎惜不已公春
秋六十三其四月三十日葬于衿川治西三石山虎
鳳谷巽向之原夫人金氏先葬而祔焉公天姿英秀

神精明徹身貌羸弱如不勝衣而內蘊方剛識慮清遠故其符彩曜然射人於十乘之外其制行一本於孝悌作事必去其浮華少時特爲父母所愛欲於宅傍築別室以居則辭以先諸兄受宅爲顛自以早失怙恃祿不逮養凡係追遠之禮無不自盡朔望必詣伯氏家叅拜家廟忌日或在他所則必別設位以哭事伯氏僉樞公極其誠敬見者感動游宦之日有時戀慕涕出或至解官而歸仲氏平山公嘗爲南郡宰行過公郡公念其暑行請留甚懇而不聽則密招其從人躬勞而饋以多酒仲氏出門將去則從人皆醉倒矣遂還入相與大笑而永夕焉及爲三公以事微

忤伯氏意伯氏怒於言公遜謝得解然後乃安伯氏有子迴於公年歲不甚懸公相視幾於儕流而至其教戒則亦未嘗不嚴也仲氏無室家歡只有一子坐外氏累不得與人齒公憐愍特甚爲營舍業又有賤出 孝宗時屬在舊邸隸籍公爲之請贖 上特許之其於外內姑姊亦致親恤之意至嫁其孤女親屬雖疎遠苟係賤籍則必盡心周旋俾免其役而問遺亦必徧焉故公於賤屬雖甚設階級無少假借而一皆感恩無怨恫者蓋公由父母之愛推之而無遠不逮以至譜系之明丘墓之修影帳之摸寫碑誌遺札之收藏無不周盡焉其家居待妻孥一主於恩愛而

其內外之法則有斬斬然者夫人之庶叔有零丁者
公嘗率置於家其人嘗請入處於寢房之傍室公不
許曰君雖與夫人爲至親男女之別不可不嚴也亦
不許造次相見長子過作縣宰公書朴文憲寄子詩
以戒之僕隸有過雖不輕加鞭扑其與人鬪鬪則必
治而不恕故僕隸亦知公謙謹無富貴相幾於秀才
呼矣當議靖社之時人心已有所屬則諸人無不
潛謁於邸宮而公絕其蹤迹及舉事之日公欲勿
赴陣前迫於諸公黽勉與俱事既定上雖不知公
何狀然實知公謀畫計議之功甚多故特加眷意
而又改賜第宅以寵之然公之所存不在焉故凡

於丹鐵酬償之物一切放過至囑臺官欲削於勲籍
昇平嘗白上曰李某金元亮惟恐叅勲也上遂
有志操可尚之獎焉戊辰討逆之後當復蒙功賞公
周旋得免則喜見於色其後每自歎咤嘗字金元亮
而歎曰明叔自誤而誤人哉蓋公出世之議始於金
也及其登第歷敷華要則遂自盡誠心不憚勞瘁其
司喉舌之日尤盡其職每有刑獄上輒使公察啓
公必叅商情法甚得權衡又多有先自平反而論奏
者其在金吾時亦然前後四掌邦禮拳拳以牖民敦
俗爲務廣採忠孝節義悉行旌賞修明典章勸課儒
學內而王朝外而鄰國酬酢禮節千頭萬緒而公

從容裁截各序其宜 孝宗大王嘗教曰雖古之金科玉條何以加焉當俞棨獲譴之日 上意固已不悅後因柳稷疏輾轉激惱將上累先賢公反復懇叩愈拙而愈厲真所謂衆流靡靡一柱亭亭者矣庚寅辛卯之間衆正屏退公孑然獨立着脊愈硬及北查之來舉朝褫冕公不震不驚從容幹轉與有繡縫之力士類恃賴而益爲凶徒之所切齒蓋公於陰陽消長之際尤致其謹義有不合則雖權勢所在終不少撓以求合也至於大拜之後則見國勢益危而責任益重遂以不能而不止爲戒每思引退未嘗暖席而輒去然其憂國之誠則無間於進退故因事獻替者

亦多矣 孝宗大王每以爲貞亮可仗其入對必越次而詢訪傾聽而採施焉後嘗語近臣曰完南多病不出國事愈無可爲矣公識度明的懸度來物其不中者鮮同春宋公嘗有李文靖真聖人之歎與人言雜以調諧然皆有意義而規諷亦在其中故人不怨而陰受其益焉平生最惡交結揄揚之態無事時嘗靜坐自守曰士當藏器待用營營求進不媿於心乎人知其素執如此故其掌銓選干託不至於門嘗有所親相與語曰公於親舊不請則忘之請之則不與毋寧爲夢中人也聞者大噓有 王家至親嘗與公同出西路喜曰吾於諸宰獨不見此人今日始可避

迨矣及相遇公又引車以避故終不得見焉後其所
連有欲借臂于公者則又不許曰徒取辱耳徐元履
構公之後人謂公必不忘於心後公見其居官奉法
遂登之薦剡人服其雅量公諳練法例明達政要每
挈持維綱不爲苛擾而亦不爲煩辭狡人所眩也其
於 奏對論議詳明意見超詣又常以持重審密慮
終爲始爲務而其有設張必先究利病不爲嘗試僥
倖之計惟欲修舉廢墜率由舊章曰 祖宗法度亦
足以爲治矣今人徒見目前之弊而率意變改一弊
雖去衆弊隨生未見其益也又論用人之道曰人才
不甚相遠若以資歷進用則庶幾人各守分而無希

望躡等之弊矣故其所薦引者唯以昏朝特立進慎
公天翊以當時恬退進尹公文舉而已其進戒於
上則每以慎動作安生良躬行節儉爲要道焉最其
清慎一節終始不渝然亦不欲崖異於人以取近名
故赴燕時其例得人情物件只不入私橐而已又不
使同行者有媿色焉古人所謂畏人知清者殆近之
矣性不喜繁華尤嚴於在色之戒其儕友嘗歎其不
可及則公笑曰吾氣血甚薄其不耽色乃所以耽生
耽生與耽色其爲欲則同矣蓋公不欲以操節自居
故爲此言以掩之然古之大賢亦以忘生殉欲爲戒
則茲事豈可易言哉公自癸亥以後閑時絕少然如

有隙暇必取書史耽玩不已嘗得會心書歎曰安得此身無事從容於此而以畢餘生哉嘗抄錄朱夫子切要之語亦取李退溪書疏各成數帙出入觀玩又白 孝宗大王印行內訓 國朝寶鑑 龍飛御天歌警民篇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又嘗欲裒稗程朱張呂涑水西山疏劄以及陸蘇歐陽以爲一書以便觀閱又謂廢朝時所增三綱行實僞冒甚多至於李爾瞻兇姦亦與焉欲行刊汰柳希春所著儒先錄止於晦齋將白上請以退溪栗谷牛溪諸賢續之而皆未及焉爲文明白精雅周折井井銀臺諸公將爲費辭之啓則必推管焉蔡公裕後主文當世見公所作亟

稱曰好文字及同修實錄多所取裁焉嘗就東郊松石間作小亭以近廣陵之先塋而取東坡語扁以漸休暇日輒肩輿往遊徜徉忘返人謂山林宰相今亦有焉嗚呼公自少大爲先輩所賞如沙溪金先生期許甚重象村申公欽始見卽以內蘊剛方濟以敏悟見稱而因勉以世道至於慎齋金先生則最相信愛以爲知己對人言必字而不名曰識見才行非餘人所及及如滄江趙公涑同春宋公浚吉草廬李公惟泰終始爲莫逆交至其歿而相吊出涕愈久而愈不忘者豈無其實而然哉金夫人沙溪先生之孫叅判槃之女別有狀蓋夫人有明識厚德嘗於其至親有

極難處置者夫人意公聞之則必不但已故終嘿不洩雖古君子處變之道亦何加焉此蓋原狀見沒者故特著之繼媿寧越辛氏從封貞敬夫人長男週蔭仕前爲縣監次子運有俊才早夭季子選進士女歸進士金錫胄早亡幸夫人生一女幼週娶延城君李時昉女生二男三女男長山輝餘幼選初娶判書尹絳女再娶府尹黃一皓女生一女幼余弱冠始見公於金先生門下公不以余鄙夷猥置朋友之列論交往還殆將四十年矣然喬木衡茅格禁常多如或會合則傾倒羅列兩忘所趨余少時嘗爲養而仕公不以爲善也曰不若杜門求志以志養志也及至 孝

考朝濫被 寵遇則曰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及 孝考上賓遇於 闕庭屏處握手相勸曰天乎天乎已矣已矣因議以去就之義未幾余愴惶去國又未幾公以書告訣矣承訃之日走位盡哀又吊服三月然情不可窮矣嘗竊仰惟公清介而能容諧和而不流好善而能辨嫉惡而不激實茂而耻於各位高而戒其溢雖在朝市榮耀之中而常有山林獨往之志雖在紛華波動之際而不忘經史樂玩之功故能以名節自終卒爲善類宗主 聖世名臣可尚也已或以天地翻覆之日無甚作爲爲病則有一說焉公實耻虞斌父之空爲大言以賺富貴而已則豈子朱子所

謂當時號爲端人正士者歟週選等將請謚於太常
要余爲之狀顧念情義不忍辭也略據家乘第錄如
右云辛丑長至日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成均
館祭酒宋時烈謹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八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九

行狀

冶川朴公行狀

本貫全羅道羅州潘南縣

曾祖諱秉文中軍司直妣朴氏淑人

祖諱林宗僉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判書妣

許氏 贈貞夫人

考諱兆年吏曹正郎 贈左贊成妣尹氏

贈貞敬夫人

公諱紹字彥胃嘗退居于陝川之冶爐縣自號冶川
六世祖潘南先生尚衷以學問節義有名麗季其子

平慶公嘗佐我 太宗大王爲議政府左議政勲封
錦川府院君正郎公峻潔植立戊午士禍不畏奸凶
終遂其志以故不大顯夫人坡平大族其考孜善官
縣監公以 弘治癸丑二月十四日生于漢師之里
第氣質挺特德器渾成自在童少步趨有度識者已
期以正人君子也八歲而孤與二弟縮緝服習慈訓
不以孤苦自廢會值燕山荒亂廣斥宮城所居先廬
被撤去遂歸依外氏于陝川孝奉縣監公侍疾極其
誠縣監公歎曰吾女有此兒吾足以忘憂矣成童慨
然有求道志寒暄堂金先生宏弼遺跡在郡境公從
古老得聞其緒餘師法不怠入伽倻山讀性理書堅

苦刻厲不出山門者七八年時時歸省而已金慕齋
安國按節嶺南以詩贈之曰聞說寒暄樓築地伽倻
應是武夷山蓋喜其私淑有人也慕齋一日出視所
編學制曰吾欲以此規繩一路士子於子意何如對
曰此固我公平生所學然孰與朱子訓魏哥十條乎
慕齋曰子言良是今以子言覺前功之且慢遂以十
條及白鹿洞規先揭學校俾爲矜式已聞朴松堂英
受業寒暄之門人道明德尊開門授徒公與季氏往
從之專心聽受造詣益深以大夫人在堂間就場屋
正德戊寅魁式年鄉解三場翌年占生員試第二名
時靜菴趙文正先生遭遇 中廟期做至治以爲凡

以俗學科業而進者無益於實用遂 命中外薦進
文學行義之士而別設一科以收賢才郡人以篤志
好古且有文藻薦公公不屑也先以明經魁式年科
第公自赴省試先輩見之者皆曰得一玉堂學士也
文正先生則亟稱之曰此人不可只以此期之至是
由成均館典籍歷司憲府監察入弘文館爲修撰未
幾遭母夫人喪自嶺南返葬于金浦先壠鄉人觀其
愛與志無不感悅曰雖古之賢孝君子不能過也喪
除歷侍講院司書弼善司諫院正言吏曹郎議政府
檢詳舍人間爲禮兵曹郎官先是袞貞景舟等潛害
趙文正諸賢斬伐蕩殘世道一變 仁廟在東宮學

問日就而位賓師者輒以正學爲戒諉以書筵非急
務獨公在講院始以性理諸書竭誠啓迪又與晦齋
李文元公彥迪協心共貞力排俗論非程朱說話不
進於胄筵論者謂 仁廟聖質固天成而其涵養薰
陶之功亦不可誣矣蓋李文元初不爲人所知久滯
校書館公知其爲學道君子力薦之同爲玉堂講院
僚友議論必依於經訓士大夫稍稍有知方者矣陞
司僕寺副正歷侍講院輔德司諫院司諫通禮院相
禮軍資監副正庚寅冬復拜司諫時羣小凶焰略消
己卯士流有復用之漸而金安老得罪竄逐自言我
若得志黨人之禁可以立解又使其黨蔡無擇等揚

言 春宮孤危必用安老然後羽翼之勢成矣朝議靡然信之而如沈大憲彥光尤入其說安老遂將還朝公知安老奸兇無異袞貞遂與典翰趙公宗敬等將合疏論之而未發也有許沆者公中表親也素附安老而又家行甚缺公屢施規責至是無擇與沆合公遂左遷爲成均館司成尋誣以諂附權奸劾罷遂退居南陽田舍未幾捲歸陝川自是遂無當世意專精讀書益大肆力於進修之地家雖屢空常晏如也嘉靖甲午春遘疾乃以其八月廿一日終于正寢臨沒盥手頤面無異平日十二月廿四日葬于冶壚縣西華陽洞掛山之原卽其外氏先兆也朝野聞其訃

莫不痛惜公生有絕異之資加以博學躬行之功清明簡易忠信正直常以近思錄大學論語朱子大全等書爲進爲之資嘗曰世人多喜讀孟子書以吾所見則雖以文言之終莫如論語每一月必讀過一遍又嘗曰表記所記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古人格言而程子之所甚愛者後學於此何敢少忽又曰爲學之要只在收其放心涵養本原辨別利義以立其大者聖賢之訓一字一句無非至教循是以往可以上達矣又嘗以無心而忘着意而助爲戒此誠有得於無敢惰無欲速之法門矣公之學旣以致知存養力行爲並進之實故當時道學以文正公爲宗而慕

齋曰孝直發越彥胄精密識者以爲知言云矣以故其行於家者孝友盡其心恩義無不篤早歲而孤長抱蓼莪之悲每見衰麻者必問其親享壽長短嗚咽不已及纔通籍亟欲乞縣以便奉養而大夫人又遽沒矣遂自茹恨沉痛以至終身事諸叔父盡其誠愛季母寡居窮老公常繼其甘旨俾無缺乏其所住稍遠而仕罷亦必往省與兄姊析產一聽伯姊處分而奉養之無異慈闈撫養二弟訓誨飭勵皆有所成焉季氏實有至性篤於學年廿八歲而歿公痛之以其子後焉至其事君之日則盡其忠謹之節必以辨別賢邪扶抑陰陽爲務當羣奸蔽錮正論銷亡無可有

爲者而公乃能舍忠守正特立不撓遂以匡救世教進君子退小人爲己任與李文元公及宋文忠麟壽趙公宗敬任公權沈公連源等同志協力不計利害庶幾維持以冀陽復之會也而時運不幸首擢凶鋒竟以身殉豈不可惜也哉昔元祐諸賢不知楊畏邢恕之奸卒致狼狽此朱子之所深恨者而惟公則辨之能早方致履霜之戒而堅冰遽至以五龍而不能勝一豕之孚亦豈非世道汙隆之所關也其細行之善者固不可盡記而以其表著者言之則俸祿餽問必分諸親族親族有戾行者必懇懇規戒使入於善朋友染癘人不敢問而必躬其救療之方其死不能

葬者必爲之棺槨而掩藏焉雖至肖翹微物亦加仁愛使免於殞殪其惻怛周遍之意與必勤小物之心此亦可見矣嗚呼以公之高才邃學初遇羣賢之敗衄無與同其志業旋遭安老之毒螫低徊斥退不得卒究其施此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然觀前後諸賢稱道之語則任公輔臣嘗稱其真率無僞表裏如一又曰瑩澈無瑕真如美玉及其卒後周慎齋世鵬誄曰侯仁其麟侯瑞其鳳有趾有羽大邦是光金真樂就成哭之曰大業潛心地圓融體用全至於朴松堂亦謂公曰子乃我師非我之友及表季氏處士公墓以爲兄弟皆曉爲仁之方栗谷李文成公先生又歎其

慍于羣小才不克展以此論之公之道雖屈於一時而其光于後者將百世而不泯矣復何恨乎其墓碑書其贈職而某公之上空二字豈當時以追論德美節惠易名之舉有待於後世之士林也歟其有能任此責者否配洪氏寺正士俯之女大司憲興之孫慈仁貞淑婦德咸宜享年八十五別葬楊州之金村里男長應川監正次應順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次應男應福俱爲大司憲季應寅卽公之所命爲季氏後者也官都正女長適寺正李希伯次適進士朴誠元監正六男曰東賢司諫曰東豪叅奉曰東老正字曰東俊都事曰東民叅奉曰東善叅贊二女婿郡守

任允安慶男也潘城男東彥寺正女即我 懿仁王
后推 恩贈公以領議政大司憲男曰東燾郡守東
點縣監女婿李巖李廷幹也曰副率東尹觀察使東
說牧使東望判義禁錦溪君東亮縣監鄭蕙衍次大
憲之男與婿而曰生員東紀東績護軍東緯司儀趙
玗權益慶李英白佐郎柳颯崔永源都正之男與婿
也內外曾玄名人顯官武步相接今玄孫世采和叔
蔚然爲士林所推其淵源所自因亦可見爾嗚呼公
以絕異之資承潘南忠義家法私淑於金寒暄真實
用力之餘規而師友於趙文正修己治人之正學進
可以行道濟世退可以立言牖後而陽不能勝陰邪

必至於害正卒不得展其所蘊而壽又不享遐筭天
之所以生公者果何意歟雖然遺風不死餘教有傳
此足以補世道而振俗偷矣後之尚論之士庶幾沿
其流而得其源則此豈天意所存也耶和叔亦值殘
貞之運杜門求志益勉於此事可謂繼志述事矣嘗
以先生遺事託余爲狀余屢辭不獲而第錄如右焉
崇禎丁巳秋恩津宋時烈撰

惟易名之典至今寥寥豈非國家之欠典士林之
所歎也今因家狀及諸賢稱道之語第錄如右以

諭于太常氏云

玄石識云此一段乃丙寅歲九菴
還朝後所添以待事至者而退刪

原狀中內外止見爾和叔止右焉
二段矣今皆不遂姑記其意如此

圭菴宋先生行狀

公諱麟壽字眉叟號圭菴恩津世家世稱雙清堂諱
愉之玄孫也 弘治己未生自髫髻不事嬉戲稍長
卽好讀書端坐終日逮夜分未嘗少懈孝友出於天
性承顏色養靡所不至母喪一依朱文公家禮任情
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居廬有白燕巢暮其雛皆
白人以爲孝感所致與兄奉事龜壽及妹夫成悌元
友愛甚篤恒同寢食 正德辛巳擢第爲承文院權
知薦入史館爲檢閱 嘉靖癸未遷弘文館正字
賜暇讀書乙酉陞修撰丁憂終制拜兵曹佐郎正言
持平獻納校理副應教掌令癸巳陞舍人其爲掌令

也排羣議獨挺劾金安老以此出爲濟州牧使雖名
陞階實擠之也在濟得病辭還附安老者藉是爲罪
徵下獄流泗川安老敗叙爲禮曹叅議遷同副承旨
至左副遞拜工曹叅議己亥特授嘉善階爲兵曹叅
判歷禮曹刑曹遭艱服闋拜成均館大司成其教學
者必使先讀小學及性理諸書以立基本勤於誘掖
各盡其材學徒全集蔚然有作興之效遷司憲府大
司憲遞爲同知中樞府事由禮曹叅判移吏曹癸卯
出按湖南素稱難治而公至剖決無留尤以明教化
正風俗興學校作人材爲先務愛公者或規其太銳
公舉明道從本從事之語橫渠心弘不顧非笑等語

答之曰的知義理之所在當決然行之首訪逸士有
學術者屏去騶從相對討論蕭然若寒士巡歷所至
禮接儒冠一道泠然從化甲辰遞還以冬至副使赴
京大學諸生出餞者彌漫郊外到燕京上价從者交
買遑遑公之所寓則落然不聞人聲 中朝人稱公
爲一片冰玉竣事將還值 中廟賓天朝中洵洵咸
以鎮浮靜俗非公莫可道拜大司憲公以調劑解紆
爲己任頓綱整維不遺餘力時李芑新爲議政尹元
衡陞二品公知芑必凶于國元衡以陰邪膺特 命
有妨亮陰初政亟論之言者遞公爲漢城左尹 明
宗嗣位羣奸忌公正直目爲浮薄領袖削奪官爵退

居清州舊業杜門謝客左右圖書有時興感發爲詞
章辭氣和平無一毫感切之語丁未九月因鄭彥慤
所啓 傳曰此不得志而怨上者所爲也尹仁鏡李
芑等會賓廳錄罪人名點當死者至公名芑大點之
順朋曰惜哉此子愿慤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不
死而何回啓曰厥初定罪時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
如此遂賜公死其後芑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
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
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使者到門適其生日族親
門生多聚其家舉家號哭公神色不亂沐浴冠帶舉
止如平日取紙筆大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付

其子曰勿以我爲戒勸讀書戒酒色以慰九泉之魂
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從容就死致命之夜白氣
如虹貫屋亘天者累日年四十九公少時力於爲文
子史詩家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
書嘗與金慕齋爲忘年交慕齋臨終語及國事曰
後日之憂子當任之公之劾元衡也親舊皆謂公曰
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況工叅有何稀貴如是固
執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公曰豈可將此
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競勸止之則公伴作鼾睡聲
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來元
勳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伸救幾盡唯

二三人不免而公與焉公將死日家人實未知有
朝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閣閣聲恠而視之則公父
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先生
沒後百一十四年爲今上之元年庚子也先是

萬曆

洗冤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

賜諡

文忠公全州懷德文義清州等章甫皆建祠安侑
朝廷遍賜嘉額俾供俎豆乙巳上幸溫泉又遣官
致祭雖元衡彥慙之罪不得擢髮而誅之而國家
崇報之典則蔑以加矣蓋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慶
雲而其中所守則壁立萬仞三軍莫奪當仁廟新
陟文定垂簾小大褫鬼以得死爲幸而先生乃於

朝堂倡言元衡兄弟必亟先誅然後策立太弟此雖
爲受禍之基根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
未及有所論著門人子弟又未能收拾緒餘以傳諸
後其見於慕齋晦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
惟栗谷先生以爲不揆時勢而以三代之治謂必可
復申相國欽以爲如儀鳳瑞世建標百禽雖其不多
亦略見其規模氣象之大槩矣 國朝名臣言行錄
記其爲學之方云髻齷卽不戲嬉好讀書端坐終日
夜分未嘗少懈喪禮一依文公家禮少時子史詩書
無不涉獵晚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又記丁

未月日先生先考神主自下神座以頭叩壁閣閣有
聲俄而 朝命至所謂先考卽我高祖考叅奉公也
其精爽靈臆固有所絕異者亦豈先生誠孝默有以
相感者歟嗚呼悲矣所後孫知禮公一傳而嗣又絕
今主祀者先生伯氏西阜公玄孫基明也謀記碑陰
而監司閔侯維重以爲先生是其先祖贊成公齊仁
所嘗傷其寃而得罪於衡愨者特助其事役云

鼓巖梁公行狀

公諱子澂字仲明號鼓巖梁氏本自耽羅今濟州也
檀君末有三神人降于耽羅之漢拏山分長一島良
其一也至新羅世改良爲梁世代綿遠互有顯晦

本朝思渭以文行爲儒學教導是生發蔭仕不大顯
是生允信副司直是生泗源有隱德薦授宗簿主簿
不就其子山甫受業靜菴趙先生己卯乙巳士禍因
仍遂沒身不出號瀟灑處士娶光州金氏戶曹正郎
翊之女凡生三子公其第二也生于嘉靖癸未五
歲而金氏歿哭踊吐血疾病瀟灑公燒羽族和藥亦
不食強之則掩口拒之曰雖煨亦肉也遂匿于竹林
中自是疑未已全廢食飲家人感其誠終得遂其情
願後瀟灑公居憂公扶持益勤凡飲食與寢惟親之
視以終喪期時年八歲矣是時已志于小學之方早
起盥櫛終日危坐十五六時悉通經史沉潛徐究未

嘗舉聲疾讀自是自能心解日開月益河西金先生
見而甚敬焉遂以妻焉公處其甥館耳孺目染學業
大進瀟灑公疾革衣不解帶常沐浴露禱以頭觸地
乞以身代及喪哭擗無節柴毀骨立河西先生以先
王中制不敢過之意慰解之至葬廬于墓下晨昏哭
省不以風雨而少懈祭奠之需必自烹調制除徃謁
河西猶有切切之哀河西贈詩云桑梓榮時雨三春
寸草心君歸一室裏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
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公如鄭松江澈議撰行狀
咸以推公其文載在河西集中又有詩曰道義千年
重文章一代傾因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又曰頽賦

沉潛質曾加篤實工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空又曰
鳴詩豈是攻詩客寓酒還非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
色從知憂道不憂貧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是不
待後世而有子雲堯夫矣 宣宗大王嘗命京外選
遺逸之士鄉人以公應薦後入溪鄭公宗榮爲監司
承命薦人以公爲首朴思菴淳時爲銓長喜曰可謂
得人矣屢爲齋郎自是諸老先生交相薦達陞義盈
庫直長仍遷其主簿除江東縣監公以遠隔松楸不
欲赴諸公知其意換以居昌縣陞辭曰 上親見問
曰到縣何以爲政對曰方今學政頽廢鄉里後生未
能知方臣欲修學校導率諸生焉 上善之後頒賜

三綱二倫行實于州府居昌以縣而特與焉蓋異數
也已而又監石城縣二子千頃千會被禍杖死而鄭
松江及牛溪成先生禍釁益成公棄官還家謝絕人
事嘗曰不能教子干預時論被戮於人豈非其父之
過耶謂諸子曰汝等不須訟寃以俟知者知耳牛溪
致書相慰趙重峰先生則曰伯仁由我而死蓋重峰
嘗斥汝立爲昇浞及汝立謀反戮尸公二子上疏極
論 朝廷討賊不嚴後松江爲人所構以公二子之
疏由其指喚而治之竟死於淫刑故重峰之言如此
金公汝物與公二子同時對吏目見其顛末以書與
人極其寃訟公得此書頗以自慰焉壬辰倭奴入寇

上西幸龍灣公時年老且病謂左右曰國有大亂君父播越主辱臣死分義當然而病未勤王不如無生北望痛哭聞金健齋千鎰高霽峰敬命集鄉兵倡義討賊喜動顏色曰此人真不負所學遣其子千運赴之又資兵糧而有啓曰地老天荒貽動駕不虞之辱山長水遠抱戀主無窮之懷越二年甲午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二臨沒無一語及他事惟以祖先祭祀眷眷不已焉墓在無等山中山洞辛坐之原配金氏於河西之女爲第二貞順閑靜早服庭訓婦德甚備先卒有河西祭文後配光州金氏生員松命之女文正公台鉉之後孝順慈柔壺範夙著年

六十五而卒于丙申九月男女各三人千頃千會俱死於辛卯獄千運明經飭行用薦官至主簿女長適吳岌丁酉倭亂遇賊不屈與吳赴水同死次適安瑛瑛從高霽峰殉節次適徐虎甲牧使益之子千頃生夢熊夢麟夢夔女爲蔡豈妻千運生夢禹夢羲夢炎夢堯女爲金南紀崔宗海李相夏妻側出夢鯉女嫁僉知柳永男吳岌生喜駟安瑛生壽俊徐虎甲生雲驩曰晉用夢熊出晉康夢麟出晉望晉奕夢禹出晉紀夢羲出晉秀晉泰晉瞻夢堯出外裔及玄孫多不能盡錄公以出類之姿承家庭之學早登大賢之門薰陶浸灌卓然有立又就質於退溪李先生之門又

得栗谷牛溪兩先生講道漢師遣子從游又爲重峰
趙先生所推許古語云不見其山但見其木觀於諸
老先生則公之爲人不問可知矣况其造詣精透之
實見於吟咏之間者皆自洛建門庭出來可見淵源
之正而其稟賦之高用功之深亦不可誣矣可尚也
已以故其爲縣邑必以興學化民爲先而民無不悅
服焉信乎君子學道則愛人也余老病垂死杜門空
山只作粥飯僧矣今晉泰千里來訪授公家狀一通
曰願有述也余既卒業而慕公學問行誼之甚高又
歎所遭禍衅之不幸第錄如右以俟立言之君子云
崇禎乙丑五月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白麓辛公行狀

高祖益調直長妣康氏

曾祖夔修義副尉 贈司僕寺正妣原州邊

氏

祖尹衡 贈吏曹叅議妣文化柳氏

考輔商府使 贈吏曹判書妣驪興閔氏

公諱應時字君望白麓其號也世爲寧越人上祖仲
碩高麗侍中其孫熹入我朝爲漢城官尹直長副
尉皆早世府使寬厚慎慤歷典七邑皆有治績公以
嘉靖壬辰生生而秀異六歲知讀書作句已能驚人
十一歲讀書于隣塾有偷兒並取竊衣衾書冊而去

羣兒大驚無不走告于其父母而公言笑自若略不以屑意識者已知公爲大器年十六 明廟謁聖取士公所製入格時安左相珰爲考官知爲公作卽以筆勾之納諸袖曰此人大器少年登科是不幸也公聞而喜曰安公愛我哉時論兩美之壬子中進士己未秋 上御慶會樓親試中丙科及第公自幼有大名久不第中外皆稱其屈至是皆以得人稱之 賜暇湖堂拜禮曹佐郎甲子移兵曹聽松成徵士守琛卒公於湖堂製進有懷成處士詩三十韻具道先生安貧守道養德丘園 國家宜加褒贈之意 上卽命施行後於徐處士敬德亦然乙丑選入爲弘文館

修撰知製教自此旋遞旋入丙寅正月間爲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司諫院獻納禮曹正郎丙寅登重試第 明廟末年未有儲嗣中外憂遑而莫敢言時公與芝川黃公廷彧同在玉堂倡議將建白竟爲長官所沮未幾 明廟昇遐公自以久侍經幄特被 恩遇倍加哀隕每朝退別處一室面壁垂泣家人不敢仰視 宣廟卽位 慈殿命改 御諱使擇日傍字其所行公進擬也每 經筵進講音韻洪暢討論詳明至於理亂安危之機引喻古事開陳剴切一日上問皇明通紀甚是好書公啓曰殿下從何得此書乎 筵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况其卷末所論

有傷統序蓋以朝廷方議私親典禮而通紀篇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也又言國家治亂未嘗不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而用舍之要必先嚴舉生之法然後人不敢妄舉也大槩宣廟初服輔導啓沃之功公實居多焉慈殿嘉之賜以表裏戊辰太監張朝行人歐希稷來宣詔書思菴朴公淳爲遠接使公與李山海爲從事官歐公見公儀表語譯官曰此實海東偉人王國之寶也及以詩酬唱益嘖嘖歎賞焉己巳翰林檢討成憲給事中王璽出來公又與鄭公澈李公海壽從焉義州有古津江山水迅駛又大雨漲溢支供舟船觸石滄死者四十餘人諸公所乘

繼以危急舟中無不失色公獨凝然不動幸而得免而公又夷然無喜色諸公歎服以爲不可及除吏曹正郎庚午嶺南大饑上特命公審察公受命馳往出入村落問民疾苦有秩高守宰貪暴而人不敢誰何者數人公皆劾去之南人聳服庚午冬丁內艱究考禮經必遵古人而亦不爲駭俗之舉讀禮之暇哀集朱子大全論禮說爲兩卷入梓行于世服闋還吏曹正郎兼備邊司郎廳廟堂每有規畫諸公必以諮焉以御史往湖南巡撫守令望風震懾至於南方士子爭覩若鳳凰從千仞下也歷議政府舍人司憲府執義以弘文應教兼藝文應教蓋將以文衡屬公也

由典翰陞爲直提學兼校書館判校公久處經幄
眷遇益隆乃效古人丹扈進戒之意進勤學愛民親
賢納諫等六箴 上深納焉甲戌正月陞拜通政大
夫承政院同副承旨隨事覆逆忠益甚多時 上命
進黃蠟數百斤公極陳以爲凡上供之物無非出於
生民膏血當初詳定本有其數一歲之入自足以供
一歲之用或於經用之外少加毫分則其勢必至加
賦於民一加之後便成舊例民將不堪昔宋仁宗因
夜飢思食燒羊恐爲規例而終不索况此物 御供
日例之外更無所用之地故外人或云 聖上欲輸
於鑄佛之用此雖必無之事而臣竊歎 殿下取索

若是之多以來羣下之疑重貽生民之弊也時 天
顏不怡玉音甚厲公不爲屈從容開導而與栗谷李
先生先後爭論終得回 天宦官輩有橫濫之漸公
據例防塞宦官側目之有臺諫協同權貴以便其私
公論啓其誣罔之狀遂與臺諫並皆遞罷未幾叙爲
全羅監司按節之初先以舉廉能黜貪汚敦風教祛
弊瘼爲務居未幾全湖肅然功叙方興而忽嬰大病
又聞大夫人有疾上疏遞歸丙子拜成均館大司成
所居白麓有谿亭年久坍塌略加修葺而忽有飛語
上聞 命中使察之以伐石禁山坐罷人皆知公之
無是而公終始無辨焉丁丑叙付軍職爲親乞郡爲

延安府使己卯秋瓜滿還朝送西夷辰由大司成又爲養乞外爲光州牧使公日治簿書無少倦怠而其於按獄尤盡心焉有明火賊擊殺人其人將死日殺我者某甲也其妻來告卽捕某甲訊之無驗且多有疑端公爭之於同推官及監司而不能得未幾有僧行劫就鞫而服仍歷數前後所殺則其人亦在其中其妻認其僧所取條帶而號泣曰是吾夫之物也於是某甲得免壬午翰林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遞公差義州都司延慰使蓋欲以文藝資助遠接使有故則仍以代之也甲申再爲大司諫時有玉非子孫推刷之舉擾及數百家士族亦在其中臺諫爭

之而 上不許公上劄極論卽 允之非公則足以感傷和氣朝廷無不感歎焉秋拜弘文館副提學詣闕疾作昇歸而卒乙酉正月某日也年五十四公早有公輔之望聞其訃者無不嗟悼惜其不盡其用也公宏材偉量碩德博學寬厚醇實方毅亮直蓋其資稟旣異而克養有素也性至孝自孩提已能色養叱咤之聲未嘗發於親側大夫人中年多疾長在床褥公與兄弟七人奉侍湯劑晝夜不解衣嘗糞驗證夜必露禱其居外喪哀過於禮節亦盡情文焉其侍大夫人也言語容色柔順和婉務悅其心其所居始嘗稍疎以定省之不便移就傍側終日娛侍焉與昆季

友愛篤至教諸弟不以嚴而以禮戒飭之辭溫柔懇切使自感動諸弟亦皆力學勵行家中什物任其取用奴僕使用亦無彼此焉其立朝也崇道義尚名節臨大事決大疑據經援古守正秉公確乎不拔明於治體達於時務邊情兵務悉皆曉暢與栗谷先生論議協同終始不渝愛君憂國出於至誠遇事直前無所回避咫尺天威雷霆震疊而不少撓奪必盡所懷既久乃退雖累遭廢斥悠然不以爲意其爲郡縣必以愛民教士爲先其教士也要以窮理篤行爲本不徒尚文辭聞者悅服興起焉其曠度清襟淡然無累嘗曰許魯齋有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若治

生而不害於義則固非君子之所耻我非惡此而不爲蓋我性不近焉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也故祿仕幾三十年累守大邑而家無長物俸祿之外絕不爲分寸經營計居第有泉石之勝處之若幽禪也居常不樂仕宦每有閑退之心而只以大夫人在堂黽勉隨行嘗得一佳處於懷德之甲川上欲營菟裘以爲終老之所而終不得成故慨然之懷屢見於詩什公之雅懷清高於此亦可見矣其爲詩骨骼開張音調豪健自成一家之言有遺集若干卷刊行于世嗚呼國家不幸屢經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父戒其子兄勉其弟皆以聖賢之書爲禍胎仁義之說爲鳩毒

理晦塞人道滅絕越自 明廟末年改易弦轍一時
權奸相繼放黜草野久鬱之公論得行於數十年之
後伸雪冤枉滌刻瑕垢道際隆平 聖治方新 宣
廟卽昨克述 先志勤御經筵懋講聖學招延巖穴
之士咨詢當世之務人之懷道抱德者咸得以仰首
吐氣寅協贊揚儒者義理之學復明於世士趨克正
良俗丕變人皆濯磨淬礪知廉耻名節之可尚利欲
詖淫之可惡慶曆元祐之治不是過也不幸時論乖
張士類角立出入彼此互相傾軋朝著之間非復曩
日氣像公與一二諸公務欲保合鎮定以圖和衷之
美而不可得則歎曰凡人之邪正是非當於人人上

求之若以彼此爲是非同異爲邪正則進退用舍不
係於人之賢否而銳於進取迎合時好者必勝矣所
謂廉耻名節漸至墜地世道陵夷終不可爲矣數十
年之後公言益驗焉前夫人武靈丁氏別提琦其考
也甚有婦德後夫人恩津宋氏郡守應瑞女識度超
越類士君子前夫人一男曰慶晉克肖公德官至叅
判後夫人一女適叅判尹昕無後叅判男喜孫郡守
喜業郡守喜循女適察訪沈枰進士南宮杰持平李
時雨喜孫生二子祝暉二女適鄭星源縣監鄭錫胤
喜業生四子暉縣監暉曠沈枰生二子三女南宮
杰生二子三女李時雨生二子三女側生三男二女

男喜白喜漢喜季文郡守公以錄光 國原從功
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經筵事弘文館
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
副賓客後以叅判 扈聖原從功加 贈吏曹判書
余於公生世後雖不得登門而覩德自先世以婚姻
之故事契不淺知公之詳而服公之深者宜莫如余
故第錄如右以俟立言之君子云皆 崇禎丙寅十
月日德恩後人宋時烈謹狀

